

海神 盐湖 诗

郭建强

一
海神退去了。
越退越远。海神玉白的身影退向喀喇昆仑,退入更远处,更深处,更高处。海神的玉白的身影转为青色,转为蓝色,转为忧郁的黑色。

你将在大海遗留的细沙、泡沫和螺号,发现思(秘密的、撕扯般的……)和念(每天睁开眼睛唇齿发出的第一个音节),那是无形对实质的思和念。也可以相反:是实质在苦苦地思着无形,念着一段蝉蛻岁月。

海神退去了。
留下白陶鬻,象牙长梳,银冠,纱衣,石镜,兽面玉琮,蜃体玉龙,勾云玉佩,长柄玉铲,虎纹石磬,青铜爵,还有玉戈石钺……

我密密麻麻地给你念诵这些名物,就像是在重握一把恒河之沙,再饮源头之水,又一次看到始祖鸟在一抹朝霞中振翅鸣鸣;就像在一段永远不能回返的时光里,重新默读你,默读你发梢的光芒,脸颊的光影,默读第一滴疼痛的泪。

海神退去了。
但是,泪的滋味还在。泪把海神的时代结晶为盐,结晶为一种接近透明和虚空的实在。泪还在,一滴一滴从荒凉的退却的时刻滴落到现在……在这无风或者狂风疾走的时分,挤出水分,剩下沉实的元素抬着头、举着手,直到头发都成为一种晶莹的锐利,在某一个清晨或傍晚刺穿你的鞋子、刺痛你,刺痛记忆……以纪念那些记录着温暖光阴的名物,纪念那些衣饰,形容,器具;纪念那些气味,温度,滋味和不可描述的感觉……

你在盐中能听到什么,看到什么,想起什么……
这么咸,这么苦;同时这么香,一种最隐秘的绕骨的芬芳……

二
你感觉疼痛在呼唤你,在鼓胀你,在提醒你——
你知道若非工业和旅游,即使是白鸟,在这里也会晕眩于自己青黑的影子。

你感觉疼痛来自于骨,骨刺;接着,你感到自己全身布满牙状鱼刺,梳状鱼刺,玉琮呈现的鱼刺。你看到人首鱼身的颞项,从异域呼啸而来,排山倒海,乘着夜明昼亮的贯月槎浮于西海。槎上光明,使得星月避退。使得黑夜焕发光彩。使得孤独也发出了欢乐的声响。

你知道海神的所有欢乐来自孤独。
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的欢乐游戏。

你知道此处的盈涨迟早必像他处一样退远,留下一缕思念,一处空旷,一种若有若无的疼痛。
在疼痛里,你知道是骨头深处的盐,正被一种思念和空旷所唤醒。现在,绿杨簌簌树荫清凉,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早已成为鱼形,成为浮标,从树影向深远之处游去。

三
一粒盐
湖水捧出一粒盐。
接着又是一粒。

像是朝霞擦亮一座雪山。
接着又是一座。

乳齿。石钉
凝固的奶酪。
冰冻的马鬃。

黎明把一根根白骨点燃
成为一束束血红的珊瑚
枝状的血脉,水声汨汨。

而沉默的盐

和更加沉默的湖水还在无声
追逐
相互变换时间的形体。

蝴蝶白色的叹息成为实在。
赤裸的时光复活。

四
石盐。石膏。芒硝。白骨。
没有一粒盐是轻浮的,清浅的。
那些故事,那段疼痛和撕扯,那抹眸光——沉埋,沉淀,沉默——
在近乎遗忘和神形俱弃后,缓缓地生长一根根手指,刺状的白发,透明的发青的脸——

自我寻找和凝塑:叠积,层积,在晶体结构里插入同样的晶体结构,让密度像鼓胀的弓弦一样在机制中平衡、平静,直到成为叠积的平面;没有一丝皱纹,没有沉重的胃囊,没有沉黑的肝脏;只是记忆,记忆的镜子,一层层的镜子……

提魂炼骨,看上去是要抹去一切。抹去海神的影姿,抹去颞项的叹息,抹去贯月槎的速度——

实际上,却纪念得更深。以至于在白色中生出青色,以至于盐粒在太阳下啾啾作响,涨裂自身,让镀银的大湖在正午饱胀如一粒硕大的葡萄。青金石的天空重新落入我们的怀抱,太阳重新降落在盐核沉睡——
纪念是最深的湖
纪念是最咸的盐。

五
海神记得。
海神记得,那时贯月槎如同羽箭破空穿水,上天入地,穷觅众音之中的元音,众色之中的本色,众味之中的原味。这简洁的飞船穿梭纵横,其线路正在成为睡眠之神收紧的缆绳,正在成为水纹追逐的对象,正在成为晶体的结构。
海神记得,贯月槎上的众仙人

饮酒击鼓,长嘴吹埙,击鼓吟诗。他们的神情庄重,衣袂起落如同石头般沉缓,仿佛是在一种磁力即将消尽、万物即将飘散的失重时刻,相互对写记忆。

海神记得,馱马正从敦头之山呼啸着众仙人的古名,狂驰而来,馱马体内金玉琅琅碰撞。金石质地的硬朗的光,从馱马的胸膛穿透而出,像是混合着日月,在天地间成为可能不会熄灭的灯盏。馱马的硬角指天,似乎心有愤怒意有不甘;馱马的牛尾雪白——舒展时犹如云彩哈达,垂落在时间之蕊则成盐精,盐石的精灵枝状开放,深沉湖底。

海神记得,日月在膝间绕行玩耍的时刻。那个时刻过于古老,致使所有的钟表丧失轨迹。但是,那个时刻是存在过的,是被海神所追忆的。正如众仙人骑坐贯月槎追忆海神,正如盐水追忆仙人和贯月槎;就像此刻,你近在咫尺,却加倍唤起我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思和念。

我知道一种追忆,其实是思念;一种思念,其实是爱。这种爱让腥咸的血液激涌,这种爱把眼眸烧得像透亮的矿石;这种爱是浓甜的、至苦的、辛辣的,是酸涩的——终归是咸的,咸的光,咸的歌,咸的指戒。
咸是爱的集成和爱的教育。
爱是盐的结晶。

六
旋转是一面镜子。
旋转着反映一条哈达般飘逸、曲折和舒缓的大道。旋转着播放口耳相传的秘语、盟誓和风一样的歌谣。旋转着:天柱和天梯,天帝下界的都城昆仑。在琅琅质地的行宫里,阶石留影陆吾的虎身人面、锐利虎爪和毛绒绒的九尾,你的形象就出现在陆吾青绿色的瞳孔里。你在陆吾青绿色的眼眶里,看见无数人影正在遭受拒山

苦役,鸱鸟飞越人群,翅羽如刀,划裂空气。所谓距离就是繁复和对称。所谓镜子既生自空间的多重隔离,也是长在沙漏之上层和下层的违碍。因此,追忆光在镜面上的手势和行姿——也就是深深地凝视。

凝视是一面镜子。
凝视唤出冰雪。雪从地底涌出、凝结,舒展月亮清涼的属性;然后消融部分表体,以成为冰棱冰湖和冰山。凝视的简洁定义是:口含不可溶解的炽热,而成为冷凉的骨屑。这是时间的工艺学,滴尽眼睛最后的水分,给最后的元素包浆,抛光,塑形——这就是盐,盐的凝视。在凝视里,你听到的声息和誓词都是因缘;你看到什么,你就是什么。

死亡是一面镜子。
死亡是海神的模样。海神留下倏与忽的故事,留下无数盐湖般的混沌的模制,留下天胆地心的多维立体的空气形状,留下一段古歌的词尾:结草为扇,以障面目……所有的蛛丝马迹,始自钻燧取火的那个夜晚。火光照亮了你明灿的脸、发梢和牙齿,也灼疼了执火的左手。起之于水,海水;生之于火,石木之火;而归于盐,归于梦,归于梦与盐的混合形态——归于一种名与物的湖泊形态。我是说,盐以月亮的皮肤,包紧太阳的颗粒,以沉思和追忆,凝视和眺望昆仑山巅的时光,你相信吗?——就像你我看似各在一方,却终于被巨大磁性吸引,走向盐湖,盐石,盐粒尖端的光芒。你相信吗?——我正在绷紧的弓弦的一端,在最大张力作用下的湖面,巍巍地踏行在弧线之桥,在两侧起自深渊的大风中走向你,走向海神不可复制的宴饮之夜。你相信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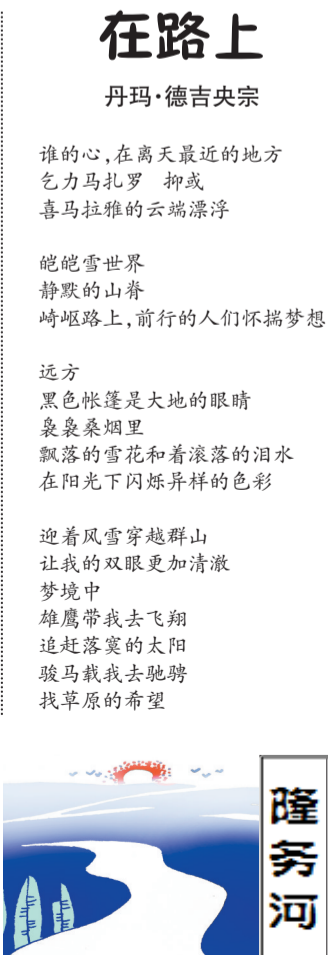
而我知道,我既是一粒正在结晶的盐,也是一粒再次沉入湖底的盐。果实抖落皮肉,降落大地无限的深处,在浓荫的睡梦里,重新渡过一次条曾经渡过或者并没有渡过的大河小溪,感受鱼吻击撞胸膛腹腿的那丝迷惘和欣喜。
天数极高,地数极深。
盐湖之镜:海神之镜,昆仑之镜。
走来。走来。

卓尔山上的雪洁净得不真实。很少能在晚秋看到这么厚的雪,层层叠叠,波澜起伏,覆盖了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所有地方。卓尔山上的雪并不寂寞。
很早就有人上山了,上山的人们打破了雪峰的宁静,他们笑着、跳着、闹着,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宁静的卓尔山带来了活力和生机。
卓尔山的雪峰隐在云雾之中,间或,会从云雾中透出一丝半点的光芒,对面的山峰闪亮起来了,但只一瞬间的功夫,那金黄的光又藏到云雾里了,不肯再露出一星半点,因此,人们又只得耐着性子等下去。
等待太阳升起的人们,在雪地上撒欢儿,远远望去,像是上帝撒在雪地上的一颗颗彩色的种子一样灿烂夺目,他们穿着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户外服和羽绒服,在雪白的地上行走、嬉笑、打闹。
也有一些人是安静的,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,寻找着最佳的拍摄地点,说来也奇怪,哪怕是再普通的风光,到了摄影人的镜头里,就具有了不可复制的神奇美丽,那些追色的人们,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这种创作。秋天,是摄影人亲近自然最好的季节,秋色,是他们见证自然美景的最好时刻。
卓尔山上有一个小小的碉楼,为了寻找最好的拍摄地点,人们纷纷爬上碉楼取景拍摄,彼此不相熟悉,却又客客气气地打着招呼,道一声你好,自然的美景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,也让狭小的空间变得热情和活泼了。
人们说,第一次来到祁连,便能见识到卓尔山上的雪,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但愿这样的幸运能够始终如一地伴随着我们每

个人的一生。
二
人造的风景是我们所熟悉和厌倦的,自然的美有着人类永远不能复制的韵味和风情。如果绿草红花是属于夏天的颜色,那么秋天的主色调一定是透亮的金黄,夏天是活泼的,秋天则是丰富和宁静的。
秋的韵味从一层层深浅不同的金黄色中荡漾开来,一叶知秋的美和无奈,浸润着我们的内心,往日的尘俗烦恼皆随秋风远去。
在从祁连到门源的路上,我们经过了很长一段路的“黄金大道”,路是狭窄的,只容两辆车交错并行,路两边是栽种得很整齐的白杨树,一棵一棵紧挨着看不到尽头。在晚秋和风的洗礼下,白杨树叶变黄了,正午浓烈的阳光打上去,树叶变得金黄而透亮,叶片上还闪烁着无数颗亮晶晶的小星星,一时间,你会以为自己置身于欧洲古朴原始的乡间小道,在享受着异域的浪漫风情呢。
我们玩笑般地将这段路称之为“黄金大道”,停下车来,对着这条路和这一树秋叶拍了又拍,但真正最美的秋色,却是黄金也换不来的呢,季节在悄悄地转换着,这是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一种回报。
秋色,在日月更替、风吹雨打的过程中,愈来愈浓艳了,鲜红似血的野浆果、湛蓝明净的天空、一朵朵城堡似的白云、碧绿如莹的湖水,还有路边这一树又一树的金黄,成就了祁连在这个秋天最美的颜色,成就了追色的人们镜头里定格的美丽。

门源仙米林场附近的达隆沟是一处尚未被开发的风景区,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个秋天最斑斓的色彩,农民们在山坡上收割,牛羊在安闲地享受着阳光和牧草,溪水、古树、长满了苔藓的顽石让这个地方有了天赋的灵气,属于我们的一个上午的时光安静而生动。
这里溪流清澈,古木参天,处处洋溢着一种古朴和宁静的美丽。在溪流对面不远处山坡上,堆满了收割后的麦草垛,那麦草垛也是金黄色的,排列得很整齐,像一串在坡上排着队玩耍的小娃娃。再旁边的空地上,新挖出来的洋芋堆成了一座小山包,居然是粉红色的,看到我们走过,正在收获的人们就会热情憨厚地走上前来打招呼。
沿着沟口往里走,左边是一条清澈的溪流,冰凉而透明的水安然地滑过河底漂亮的小石子。在小溪流的左方,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白桦树,白桦树已经有些年头了,苍劲的枝干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小溪流的右边是小路和山坡,农民们的房子三三两两地散建在小路的两边,俨然一处古朴安宁的世外桃源。沟里遍地都是树的踪迹,树叶透着金黄色的光,一大片散落在树林间的各种形状的顽石上铺满了黄绿色的苔藓,特别有质感。被风吹下来的树叶铺了一地,别提有多么美了,静静地走在这里,时光也仿佛停止了。
在达隆沟口,我们看到工匠们正在修建一栋栋的木头房子,或许不久,这里的古朴宁静就将被人间的吵闹和喧嚣所替代……
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达隆沟的另一种悲伤。

隆秀河



寻找秋天最美的颜色

水木耳